

UND JIMMY GING ZUM REGENBOGEN

Johannes Mario Simmel

西默尔 || 著 陈思义 朱小安 || 译 漓江出版社

欧美畅销书丛

吉米走向彩虹

欧美
畅销
书丛

吉米走向彩虹

西默尔 著

陈思义 朱小安 译

漓江出版社

JIHONG

NG CAIHONG

OU XIANG CAIHONG

JIMI ZOU XIANG CAIHONG

JIMI ZOU XIANG CAIHONG

G CAIHONG



桂图登字: 20—99—066 号

Und Jimmy ging zum Regenbogen

Johannes Mario Simmel

(c)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 Knaur Nachf., München

本书经授权出版,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米走向彩虹 / (奥) 西默尔 (Simmel, J.M.) 著; 陈思义, 朱小安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0.1

(欧美畅销书丛)

ISBN 7-5407-2487-0

I. 吉… II. ①西…②陈…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797 号

吉米走向彩虹

[奥] 西默尔 著
陈思义 朱小安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414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4000 册

ISBN 7-5407-2487-0/1.1484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第一部

1

他们要求子弹必须击中头部，为此专门请来了克莱隆，他是枪击头部的行家里手。

克莱隆暗暗思忖，自己对马努埃尔·阿兰达的情况一无所知，当然，他们是不会告诉他的。克莱隆只知道，他们想置阿兰达于死地，而且越快越好。

马努埃尔·阿兰达走出坐落在克恩滕环形路旁的里茨饭店，当他登上租来的蓝色梅塞德斯牌轿车时，他们就指给克莱隆看过了。他们还在阿兰达走进镰刀路的法医研究所，在大街上，甚至在山岭路的保安局门前出现的时候，都指给克莱隆看到了。他们给他看照片，给他看偷拍的八毫米彩色影片，让他充分地研究这个人的外貌、身材、头形、走路的姿势以及动作的特征。照片和影片是和马努埃尔·阿兰达本人同机到达的。行动之神速，要求之迫切，精神之紧张，是克莱隆所接受的使命中从未遇到过的。看来，阿兰达每时每刻都存在着致命的危险。克莱隆暗想，问题一定很严重。他们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惊慌失措过。

现在是一月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炎热异常。影片中，阿兰达出现在他家乡的大街上，头上总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而在维

也纳的大街上他却始终戴着皮帽。克莱隆一到维也纳也立即买了一顶皮帽，无疑他和阿兰达一样怕冷。

这么说，就是要在戴帽子的情况下击中他的头部。克莱隆想，我是有把握的。戴着帽子的人我过去干掉过不止一个，其中就有戴草帽和便帽的，甚至还干掉过一个戴钢盔的，都成功了，只要下手时稍加注意就是了。

当蓝色的梅塞德斯车拐入一条地面结冰的林阴路时，克莱隆从瞄准镜里一眼就看清了前面的车牌。他仔细地辨认了一遍，车号没错。自从他被判处死刑以后，他成了一个极其谨慎而且保守的人。七年来他没有动过窝，一直住在安法的一幢房子里。房子坐落在卡萨布兰卡^①漂亮的别墅区，这个区在利奥特公园的西面，一直延伸到海边。七年来，他进出同一家饭店和理发厅，总是在一家至今仍保留着高围墙的阿拉伯旧城区的土耳其浴室里沐浴，光顾同一位裁缝和邮票商，看同一位牙医，进同一家教堂，使用同一件武器——一支98式德国造短卡宾枪，口径7.9毫米，弹壳长75毫米，枪长1100毫米，弹夹装五发子弹，配有望远瞄准镜，加在一起总共只有4.2公斤。枪的后坐力很小，连发速度快。克莱隆把98式枪的距离调在一百五十米处。枪管就架在小天使雕像的左脚旁。

2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两点四十三分，到这个时间为止，在维也纳教区从一八七四年宣布开放的中央公墓里，在二百四十五万九千五百零八平方米的土地上，有着三十二万九千六百二十七座坟墓。

^① 摩洛哥城市名。

克莱隆虽然初次到这个地方，但对这块非凡的绿色墓地实际上已经非常熟悉了。他借助一本小册子、一张公墓平面图以及两名售货员喋喋不休的介绍，再经过实地观察，对这块地方已经了如指掌。他根本不相信那些既无能又自以为是的主子，所以每次行动之前总要亲自把情况摸准确。克莱隆过去当过数学和拉丁语教师，对人、人名和数字的记忆力特别强。

克莱隆昨天就了解到，马努埃尔·阿兰达今天下午要到墓地里来。下午四时五十五分，装在法国“一路顺风”旅行社后面房间里的短波电台就繁忙起来。旅行社位于黑山广场的尽头。

“我要奥林普……我要奥林普……我是十一号……”

“听见了，请讲！”

十一号开始讲话，无线电联系非常顺利。“阿兰达已回旅馆。他告诉零号说，他明天要去中央公墓，要零号介绍去公墓的路线。”

他们在维也纳迅速做好了准备，设备齐全的总部设在旅行社的后面，这里拥有大批特务和五辆装备了电台的汽车。电台全部配备斩波器和矫正器，使第三者只能断断续续听到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只言片语。他们给克莱隆提供的汽车里就有此类装置。

“那串钥匙呢？”正在操作中心电台的人激动地问。密室里聚集了五个人，包括领导旅行社的让·梅西和他——克莱隆在内。除了克莱隆一人不知道钥匙串是怎么回事以外，其他四人听后都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

“在纸板箱里。”

“白痴！纸板箱在哪里？”

“喔，当然在验尸间……我指的是法医研究所。”

“你们有把握吗？”

头头现在正亲自对着送话器说话。让·梅西身材魁梧，脸色苍白，眼圈发黑，睫毛很长，头发花白。他领导维也纳中心电台已经有五个年头了。他的嗜好就是搞女人。克莱隆来维也纳不久就发现，

这个年过半百的家伙至今仍能搞到他所喜欢的任何女人。

“完全有把握。阿兰达刚才还向零号抱怨说，他们没有交出纸板箱。箱子必须随尸体一起移交，而尸体要到明天十点钟才能领取。”从沙沙作响的扬声器里传出的男人声音十分清晰。克莱隆心想，事情看来并不复杂。估计零号可能是个门房，他无法离开工作岗位，所以只能把阿兰达的全部活动情况转告给能在旅馆中自由活动的人。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克莱隆不知道。他们把一切都搞得神乎其神。这后一个人是决不允许直接给旅行社打电话的，他必须用公用电话通知另一个家里有电台的人，再由此人转告中心台，其他联系办法都受到严格限制。

“阿兰达会不会起疑心？会不会欺骗零号？”

“头儿！阿兰达受到了严密监视，对他一分钟也没有放松！他离开研究所时没有拿到纸板箱！”

“他会不会把那串钥匙放在口袋里呢？”

“不可能！”

“你们要知道这事关系重大。他要是现在拿走了那串钥匙，那就全都完了。”

“请您放心，头儿。我们了解过了，他们是严格按照规定行事的，哪怕是一小片纸或者一条鞋带也不会让阿兰达拿走。我们的规定不就是根据整个计划制定的吗？”

“是的，是这样。”梅西边说边扯下了领带。

“这就是说，阿兰达明天上午才能拿到钥匙。不过，他为了及时处理尸体，肯定一拿到就会马上送去空运。他说过，办完这件事也就快到中午了，他要先返回旅馆吃午饭，然后才能去公墓。”

“他要是不去呢？不去就会拿到钥匙！要是他说，先打开纸箱看看再说呢？”

“零号报告说，阿兰达确实要去公墓。他根本没有想到钥匙，这事还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还丝毫没有察觉！零号说得很肯定，阿

兰达只是叫人把纸箱送到他住的套间去，他根本不会看，起码在他去公墓之前不会看。当然，正像您一开始估计的那样，要冒些风险，因为从他取得钥匙到送他上西天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克莱隆的脑海里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阿兰达可能拿到的究竟是什么钥匙呢？唉，其实我根本不想知道。他发现梅西正看着他。“好吧，去中央公墓是没有问题的，明白吗？”

“明白。”

“你派去监视他的人不要撤走。”

克莱隆只是点了一下头。梅西继续对着送话器说话。

“现在阿兰达在哪里？”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今天去公墓已经来不及了，那地方四点半就不准进入，五点钟关门，况且，他还要去使馆办理有关棺材的证件。”

“喂，三号……三号，请报告！”

“我是三号，奥林普。”扬声器里传来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们都听清了吗？”

“听清了，头儿。”

“旅馆出口处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咖啡厅的出口处呢？”

“也很清楚，头儿。”

这家旅馆的咖啡厅很大。

“阿兰达去使馆时你们跟着他。以后，他上哪儿你们就跟到哪儿，并且随时报告。二十四小时不能断人，过两小时由九号接替你们……”

克莱隆离开旅行社时买了一张中央公墓的一览图和一本小册子。在维也纳期间，他就住在“一路顺风”旅行社的那间曾为他放过电影的暗室里。室内除了一扇老虎窗外，没有其他窗户，里面没有

像样的床铺，只有一张可折叠的行军床。克莱隆对此毫不介意，他是受过锻炼的。晚上，他躺在行军床上研究了公墓的一览图和那本旅游指南，然后做了长时间的祷告。他向上帝祈祷，对自己所干的谋杀勾当深感悔恨。他真诚地祈求上帝保佑他马到成功。这是他每次行刺前的老规矩了，因为按基督教的教义来说，他是个地道的刽子手。他读过贝玑^①的作品，贝玑曾说过，对于基督教的末世学说，谁也不如罪人清楚。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克莱隆出发了，他用无线电作了通报。

“喂，奥林普，我已上路，正在去公墓的途中。”

“您的时间还很富余，一号。阿兰达刚进旅馆，还没有吃午饭。”

“我得先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克莱隆回答。

他非常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地形。中央公墓位于维也纳南郊，共有十一处入口，其中三处较大的在正面。

“奥林普呼叫一号……奥林普呼叫一号……”

“我是一号，奥林普。”

“阿兰达离开旅馆进入咖啡厅，他在那里喝咖啡。现在请对表，一号！”

克莱隆看了看腕上的手表。

“十三点三十四分。”

“十三点三十四分，完全一样。”

忙碌得毫无意思，每次干完后又得重新再干，克莱隆心中暗想。天哪，我对这一切是多么厌烦！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九六一年，我参加了被人称为恐怖组织的秘密军事组织^②，可是并不太走运。我今天的本事就是那时候学的。就像戴高乐对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一样，我们最后的结局也很不景气。有一次我们在爆

① 法国诗人，政论家。

② 过去法国设在阿尔及利亚的秘密组织。

炸一座电影院时被捕了。我很爱孩子们，可是事先并不知道电影院正在放映儿童影片。我被判处死刑。当我被蒙着眼睛站在墙根等待枪决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家伙。他对我说，要是我从现在起同意为他们效劳，就可以不杀我。我不是英雄，也缺乏勇气，于是我说：“同意。”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为他们工作了。这次来维也纳也是受他们的指派。

这帮无耻之徒！克莱隆痛苦地诅咒着。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帮家伙呢？永无出头之日！现在连我的妻子也死了，我要是没有雅尼娜……克莱隆的思绪又转到了自己的小女儿身上。要说境况很糟也完全不是。他有孩子和房子，有可观的收入。他们让他以一家法国进出口公司经理的身份居住在卡萨布兰卡。

克莱隆开着车在公墓外转悠时只遇到过四辆汽车，二十来个人，谢天谢地。

“奥林普呼叫一号……奥林普呼叫一号……”

克莱隆作了回答。

“现在是两点差五分。已经有人把阿兰达的汽车从车库里开出来了，他本人正向旅馆外面走。”

“知道了。”克莱隆回答。

他驾车通过已经很熟悉的公墓，把车一直开到坟墓中间一处圆形广场的几棵高大的古梧桐树前面。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影。克莱隆呼叫总部，报告说：“我已到达现场，正进入指定位置。”

“很好，一号。二号正尾随在阿兰达车后。他要是中途再耽搁，不直接去公墓的话，二号将通知十二号，由十二号驾车继续沿原路开，以便通知您。不过，阿兰达肯定会去的。”

“但愿如此。”克莱隆说完便关掉了通话器，接着关掉油门走下了汽车。克莱隆四十八岁年纪，不过，从外表上看要比实际年龄大。瘦削的脸上长着一个罗马式的鼻子和两片薄薄的嘴唇。身上穿一件内絮羔羊毛、面子为豌豆色防雨府绸的厚大衣，羊毛围巾，滑雪

裤，脚上是一双毛皮靴。他一边小心翼翼地沿着已经清扫过的马路往前走，一边把 98 式卡宾枪藏到大衣的里面。

3

十四点四十三分。

98 式卡宾枪的枪管在慢慢地移动，克莱隆正信心十足地通过瞄准镜监视着那辆越驶越近的蓝色梅塞德斯。从里茨饭店到这里，路程很远，克莱隆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总算等到了。克莱隆的两手倒还暖和，而身体却冷得开始麻木了。

梅塞德斯车开得很慢，显然是在滑行。阿兰达一定是在寻找通向第 74 号墓群的那座坟墓。小小的路标已被埋在雪下，他只能这样困难地辨认着通道。

靠在石雕天使脚趾上的 98 式枪管在继续移动，一毫米一毫米地移动，克莱隆的身体也随着枪管在移动。

远处又响起了沉闷的汽车疾驰声，这种情况在克莱隆到达墓地后已经有过多次了。他飞快地看了一眼手表。

十四点四十五分。

克莱隆的两眼眯成了一条缝，他在这种关键时刻往往会突然变得异常镇静。梅塞德斯车在前面，在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停住了。克莱隆把枪管稍稍向左侧抬了抬，同时调整着距离。现在，他从瞄准镜里已经看到了车左侧前门的玻璃。

他胸有成竹地想，该下车了，乖乖地下车吧，我的朋友，不要太慢，也不要太快，停那么一眨眼的工夫就够了。空气一颤动，枪口发出几声巨响，他就算大功告成了。这个我既不认识也不了解的马努埃尔·阿兰达，这个我奉命处死的人，马上就会寿终正寝，而我也就算完成了使命。下车吧，喂，现在该下车了。

车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人形，但不是男的，而是个女人。

4

“死者的姓名？”

“施泰因费尔德。”

“是瓦莱里·施泰因费尔德？”

“您知道这个名字？”

“嘿，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报纸上已经登得够多了，我都看过。《信使报》、《快报》和《皇冠报》上都登过。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谁也不知道……”

“坟地在哪里？”马努埃尔·阿兰达不耐烦地问。他个子很高，正低头看着看门人。看门人是个瘦小的老头，穿一套深色的制服，头上戴一顶铜盆帽，蓄着一撮被烟熏得发黄的海象须。他正在正门值班。

门房在右侧大门的围墙内，门敞开着，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部电话。靠墙的搁板上放着夜班人员的饭碗和考勤钟，水泥地上留着一摊雪水化成的污泥，室内只有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光秃秃的灯泡照亮了黑糊糊的四壁。桌上放着一瓶已经喝了一半的啤酒，旁边放着面包和香肠。看门人的黄胡子上残留着食物的残渣。

“您是警察局的？”个子矮小的看门人迷惑不解地向阿兰达眨着眼睛，瘦削的脸庞显得很白，耳朵、鼻子还有两只眼睛都有点发红，说起话来慢吞吞的。阿兰达真有些怀疑，啤酒瓶里放的大概不是啤酒。

“不，”他说，“我不是警察局的。”

“那您一定是个外国人！皮肤晒得这么黑！而且口音也不一样，

尽管先生的德语说得很好。”看门人侧过脸说，“也许您是施泰因费尔德女士的亲戚？”

“不是亲戚！”阿兰达大声地说，两只插在驼绒大衣口袋里的手握成了拳头。

“对不起，”看门人感到有些委屈地嘟囔着，“因为有点好奇，特别是遇上这种情况……”

“坟墓！坟墓在哪里？”

“这就告诉您，不过我不能都记在脑子里。她是前天落葬的，是吗？”

“是的，是星期四。”

“您等一下，我给管理处打个电话。”看门人走进门房，马努埃尔·阿兰达在门口等着。他在驼绒大衣里围着一一条宽大的开司米围巾，手上戴着手套，脚上穿一双半高筒毛皮靴，头上戴一顶棕色的羔羊皮帽，还冷得发抖。阿兰达现年二十六岁，长着一双灰色的眼睛，匀称的鼻子，两片冻得发紫的厚嘴唇。他让人感到有些惊恐不安，显得火气十足。看门人在门房里打电话，声音很大，显得很激动。

“你们是干什么的？瓦——莱——里·施泰因——费尔德！前天！你们应该知道，愿上帝保佑，她埋的地方！”他说话时用一只手摸着酒瓶。

马努埃尔·阿兰达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自从他到维也纳以来，这种感觉已经出现过多次，每次总是很快就过去，但每次都给他留下了一种孤寂无援、愤怒而又无可奈何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已经没有救了。他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座迷宫，自己正在迷宫里越走越远，在一条走不到尽头的长廊里越走越黑，越走越寒冷。这是他耗尽精力要去探求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

看门人还在电话里发着火。

“这是不能容忍的！那位先生还在等着呢！你们再查查索引卡

片，这是不会丢的！”

一辆有轨电车轰隆隆地从另一个方向驶来，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在大门口停住了。电车和拖车的两侧挂满了广告牌，上面写着：“施韦夏特人”——他说得对！

电车又嘎吱嘎吱地开动了。施韦夏特人，是什么意思？阿兰达心中想。布宜诺斯艾利斯离我现在的地方有多远？枢密官说过，要我坐飞机回去。可我不回去，决不回去，这一点我已经对他说清楚了，他后来作了让步。我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要这么干，是谁交给她的任务……

“先生！先生！”

阿兰达猛地转过身子，突然又感到一阵眩晕，差一点摔倒。看门老人这时正站在门房的门口。

“我已经叫过您两次……”他打着囁儿说，“您不舒服吗？您的脸色这么苍白，要杯酒吗？”

“不，谢谢。我问的那件事呢？”

“我已经了解清楚了。”看门人眨了眨眼睛，那双发红的眼睛在流泪，“施泰因费尔德埋在F区第74号，是前天埋下去的。路上的雪本来已经铲干净了，可是这两天又下开了！是昨天夜里开始下的，路上一定又积了很厚的雪！F区第74号离这里很远，差不多快到另一头了，走快一点起码也得半个小时。”

“我外面有车，可以驾车去……”

“那就要走大路，请交五个先令的养路费！”

阿兰达在看门人摊开的手上放了一张二十先令的纸币。

“谢谢，先生！”看门人从一个小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条，“纸的背面印有各个墓区的位置。”他说话时正对着阿兰达的脸。可惜瓶子里没有啤酒了，他边想边往后退了一步。“耽误了一会儿，请原谅！您不是要去第74号墓群吗，请吧！”看门人打量着阿兰达，脸上突然露出高兴的神情，连说话的声音也变得轻快起来，“这就好了！我

刚才还有些担心呢！”

“可我还不能去，我的车在离这儿两公里的地方突然抛锚了。”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说话声。

马努埃尔·阿兰达为了避免头晕，这次慢慢地回过头去。他的身后站着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个子和他差不多，严肃的脸庞长得很匀称，小鼻子，嘴长得很美。她头上紧紧地包着一块头巾，从露出的部分看，头发是栗褐色的。她戴着一副很大的茶色圆框眼镜，所以看不见眼睛。脚上的靴子和身上的大衣均是海豹皮的。

“您好！”年轻妇女打了声招呼。阿兰达没有说话，只向她弯了弯腰。

“汽车怎么啦？”看门人问。年轻妇女对他表示出的同情显得很高兴。他们早就有过接触，两天前她突然感到四肢无力，踉踉跄跄地走进门房，向老人要了些水，服下了随身携带的药。几分钟之后，当她感到好一些的时候，曾同看门人攀谈过。

“油泵，”她回答说，“油泵的薄膜冻裂了。没办法，只能叫人把车拖走，所以我只好坐电车。”年轻妇女耸了耸肩，用下巴颏儿朝马路对面努了努。“可是对面那家小铺现在已经打烊了，门前的黑板上写着有事可到这里来询问。”

红鼻子点头哈腰，显得特别殷勤。

“对面的埃贝尔泽德先生进城去了，不过，他走前把东西拿到这里来了，说您还要来取。他说，钱您已经付过了。”看门人结结巴巴地说，“可是，拿着这东西走那么远的路怕是太重了吧！”

“我可以坐出租汽车，外面还停着几辆。”

“当然，坐出租汽车也可以……”看门人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又露出了喜色，“也许这位先生愿意带您去，他也去那里……”

“去哪儿？”年轻妇女的说话声突然变得有些沙哑。

“嘿，就是您要去的墓地呗！说来也真巧！您认识这位先生吗？”

年轻妇女透过茶色镜片打量了一下阿兰达。“不认识。”她说，

声音显得有些惊恐不安。

阿兰达突然变得激动和好奇起来。

“您是伊雷妮·瓦尔德格？”他说。

“您怎么知道……”她没有说下去。阿兰达看到她那张漂亮的嘴激动地合了起来。

“有人给我看过照片。”

“是警察？”

“那还会有谁呢！”他回答得很简短。

她凝视着阿兰达。

“我是马努埃尔·阿兰达，这个名字您一定听说过。”阿兰达采取了攻势。

“是的。”伊雷妮·瓦尔德格说完，两人像仇敌似的互相对视着。

看门人没有察觉出什么。

“果不其然！”他高兴地说，“两位果然认识！您那玩艺儿在里面，我去……”

接着响起了三次短促的喇叭声。公墓门口停下一辆车窗有点发蓝的林肯牌白色大型轿车。坐在驾驶盘后面的人是个四方脸，宽下巴，脸上满是雀斑，刺猬式的棕色头发，前额有一条隆起的疤痕。他穿着一件赭色的粗呢大衣，正焦急地向看门人打着手势，并随手递给他一张一百先令的纸币。

“快一些，”刺猬头说，“请您快一些！”听他的口音是美国人，牙齿又大又白，但长得很不整齐，嘴里还嚼着口香糖。

伊雷妮·瓦尔德格和马努埃尔·阿兰达仍然互相凝视着，甚至连有人从他们身旁走过都没有察觉。一架飞机呼啸着从他们的头顶上掠过，飞得很低，一会儿就钻进了云层，空气似乎也在颤动。两个人仍然在互相对视着。飞机发出的噪声慢慢地消失了，那位妇女开口说了些什么。

“您说什么？”阿兰达没有听懂。

她重复说：“这会面的地点真是罕见。”

“这个地点并不是我选择的。”

“我也没有。”伊雷妮·瓦尔德格说话时嘴角突然抽搐起来，像是要哭的样子。

“可是您一定知道我已经到维也纳了。”

“是的。您别这样看着我！”她激动地喊了起来，“我是没有责任的！”

“我怎么知道！”马努埃尔·阿兰达说。

“您这是什么意思？”她气得连说话的声音也抬高了。

“我只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他答道。

伊雷妮·瓦尔德格激动地问：“您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到我家里来？您到维也纳几天了？”

“两天。”

“您看，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要领取尸体，需要办那么多手续。我还一直没有空。”

看门人终于放行了。林肯牌轿车的司机踩动油门，随着轮胎发出的吱吱声，轿车飞快地驶进了公墓。

“最高时速十二公里！”看门人在车后生气地大声叫着，“这号人！”他返回时嘴里嘟囔道，“一个子儿的小费也不给。好了，小姐，我这就替您去取东西。”他说着便走进了门房。

“没有空？”穿海豹皮靴和海豹皮大衣的女人尖刻地说，“可是您倒有空到这里来。”

“我要看看坟墓。”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说下去，只觉得又一阵眩晕。他感到孤单和悲哀。

“一切有关的事我现在都想看看，有关的人我也想谈一谈。”